



最好的礼物

有人
说,如果世界上哪
一种爱是无私的,那就
是母亲对儿女的爱;如果世
界上还有哪一种爱让我们泪
流满面,那也只有母亲对儿女
的爱。本周日是母亲节,本版
选编了几篇文章,让我们一
起在字里行间感受深沉
与无私的母爱吧!

母亲的眼泪

□孙二启

听着电话那头的您在为遭受剧烈妊娠反应的女儿哭泣,电话这头的我却显得异常冷静。没有悲伤,没有呜咽,更没有泪水,有的只是那句“没关系,会好的。”时光回溯,记得小学三年级,我因为丢失了心爱的围巾泣不成声,您却把我搂在怀里,一边为我拭泪一边说:“没关系,会好的。”而现在,是我变得坚强了,还是您越发脆弱?

“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曾经,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逃离您的世界。为了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我曾经顶撞过您,与您发生争执,任性地躲在楼顶哭泣,对您响彻心扉的呼喊充耳不闻……但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风筝,永远也无法逃脱母爱的牵引。没有了线,风筝就算飞得再高再远,最终还是回重重跌落地面。

我注定此生再也无法逃离您的世界,因为骨肉之情让我们彼此间的依赖深入骨髓。忘不了您的每一次抚摸,忘不了您将我掉的每一颗牙齿都细细珍藏,忘不了您身上那熟悉的味道,更忘不了您的眼神里流淌出的绵绵爱意……于是,我在这座城市的人流中寻找您的微笑,在秋风扫落叶的萧瑟中聆听您的叮咛,在华灯如夜的斑驳光影中感受您的关怀。当懂事的我想起为您洗一次头,轻轻抚摸您泛白的双鬓时,会深深体会到母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母亲落下的白发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盒子里珍藏着,因为它凝聚的是母亲对我深沉的爱,我也将时刻记住这份爱。喔,母亲,您辛苦了,女儿永远感谢您的深思!

岁月在不经意间从身边划过,很多成长中的事情在时光流逝中淡忘。但母亲那关爱的目光,那熟悉的话语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有人说:人生如演戏。人们仔细地化好了妆,换好了戏服,背好了台词,在前台盛装登场,台下的观众只在意你演得如何,没有人在意你真正的喜怒哀乐;而在后台,你不必化妆,不必穿戏服,不必在意是否唱得字正腔圆,演得淋漓尽致,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因为那里没有耻笑,没有奚落……

我用了几十年的时光,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后台,那就是永远爱我的母亲。感谢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它变得完整而有意义。远离故乡的女儿就像一只飞不远的风筝,心中的牵挂让它变得沉重。故乡的母亲,您的节日到了,愿您永远幸福安康!



□郑曾洋

母亲节快到了,给母亲买什么样的礼物最好呢?我颇费了一番思量。

买好吃的?母亲喜欢吃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从小到大,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喜欢吃什么,但对全家人的饮食喜好却了如指掌。父亲喜欢吃卤面条,我喜欢吃捞面条,我的儿子小博喜欢吃米饭,弟弟的儿子喜欢吃肉……虽说众口难调,母亲却总能每天变着花样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让大伙满意,我却从没注意过母亲的饮食喜好。现在想想,真的非常惭愧。

买衣服?在我的印象中,我很少见母亲穿过像样的新衣服,她的衣着总是那么朴素,从不在意打扮。母亲每天早起晚睡,做饭洗衣,锄地拔草,割麦收秋,卖桃卖瓜……她的生活全部内容就是操持这个家。我参加工作后,每次提出给母亲买新衣服,她都不让,直到去年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才给她买了两件城里老太很流行的衣服,母亲穿在身上,邻居都夸好看,母亲也很开心。那就趁周六去城里时再给母亲买件新衣服!

趁着给母亲送药回家的空,我把自己的决定说给母亲。母亲开始没说什么,她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问我:“你知道这几年我啥时候最开心?”我不假思索说道:“去年过生日的

时候,你穿着我给买的新衣服,笑得可开心了。”母亲摇摇头说:“不是。”我疑惑不解:“那是啥时候?”母亲看着远处,好像在回想着什么,过了一会才说:“我刚出院在你们学校住那几个月。”

母亲这句话一下子让我的思绪回到三年前,母亲突患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几天后父亲也因操劳过度患了脑梗病倒了。经过一个月的积极治疗,二老虽说出院了,但毕竟完全康复非常慢,为了在不耽误工作的同时能照顾父母,学校领导临时找了一间房子,让两位老人暂时住在学校。父亲病情轻,恢复得很好,母亲病情重,恢复得慢,尤其是右手几乎没有知觉。只要一下课,我就回到母亲身边,陪母亲练习走路,活动她的右手。渐渐地,母亲的右手指能动了,我就每天让她练习抓、握等简单动作。比如,抓核桃、挠头,做得最多的,是我们俩各拿一根小棍,互相敲对方手中的小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坚持,母亲终于好转了许多。新学期开学前,因为学校要给新老教师分住房,再加上父亲已恢复得不错,生活能自理,还能照顾母亲,我便送两位老人回家住。只有周末或者假期,我才回家陪伴他们。

母亲这么一说,我才醒悟,母亲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吃的穿的,而是亲情,是陪伴。这个母亲节,我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了。

我终究长成您的模样

□王晓景

母亲和我尽管血脉相连,但个性习惯截然不同。她像是面暗淡又落寞的镜子,对一直怀有浪漫情结的我是个沉重的打击。

母亲除了操持家里的几亩薄田,还在农闲间隙打短工。菜棚种菜,工地搬砖,食堂掌勺,月嫂育儿……像男人一样拼命挣钱。她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可每年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她养着三个孩子,个个都是烧钱的机器,不算吃饭穿衣,光上学一项,就是巨大的开支。当全村都盖了白墙红瓦的新房时,我家住的仍是土坯墙砌的草屋,每逢下雨,面缸挪来挪去,总找不到一处干燥的地儿。

母亲被生活磨砺得粗糙无比。地里的庄稼被偷了,下蛋的母鸡丢了,她就像村里其他女人一样叉腰骂街,直骂得无关的人听了耳朵也会发烫。男人懒,一两月不出去干活挣钱,她就着急,就开始唠叨;男人被唠叨烦了,他们就开战。每次遇到吵架,我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怕不小心成为战败者的出气筒。

母亲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大大小小,事无巨细。她赶跑过我小学时成绩不子的玩伴,蛮横制止我与那些孩子在一起,怎么对抗都无济于事。她秉承“教子大的,就会带好小的”理念,时常对我棍棒加身,以此希望我做好弟弟妹妹的榜样。

母亲很爱美,买衣服跟着年轻人的款式走,瘦腿裤、雪纺裙,大红大绿,争传统的俗气与热闹诠释得淋漓尽致。也挑剔我的衣服颜色太过单调,整天黑

白灰,穿得还不如老太太鲜艳,她忧心我这样子嫁不出去。她每天去跳广场舞,喜欢把金耳环、金戒指、银手镯,还有翡翠吊坠一股脑儿地戴身上。我每天去健身,从不用任何饰品,即便简洁的耳钉也会觉得碍事又累赘。

她奉行乡村文化,逢人三分熟,对陌生人也有着无限热情。我忠实城市法则,人与事,都隔着些许距离,即使熟人也显得疏离许多。

母亲在六十岁后变得缓慢平和,但依旧闲不下来。村里荒废坑塘边沿的三分地,是她用铁锹一锹一锹掘出来,将地耙平,种了些茄子、豆角、萝卜、辣椒、葱、蒜、荆芥等,地的四角,又种了些丝瓜。她没指望自己能享什么福,完全是为了几个孩子在这世上活得体面一些,她一辈子受罪也心甘情愿。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活好自己才最重要,不会爱自己的人,未必有余力去爱他人。

这些年里,我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琢磨自己也理解他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应该没有被善待过,没有一个被好好爱过的童年,成家后因为文化和环境受限,也不懂如何修复自我。我是第一次做人儿女,她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我早早提醒她,不能把钱看得那么重,告诉她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提高生活水准,教她如何锻炼身体以免百病丛生。

我最不想成为的女人,就是母亲,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辛苦,却逐渐按照她的模样长大、变老。记得高圆圆回忆过世母亲时曾说,很多年里,我以为我跟她截然不同。最近我发现,其实我越来越像她了。

感恩母亲(组诗)

□周桂梅

母亲的纺车

煤油灯下
一个简易纺花车
能将每一个夜晚
旋转成黎明
母亲轻轻摇动它
像摇动一个地球仪
可她从不研究旋转的意义
只知道控制棉花与锭子的距离
她将棉花纺成一堆堆线坨子
又将线坨子挂在织布机的肚子里
用王母抛掷的“金箍子”
穿针引线,织出了锦绣四季

母亲的针线筐

母亲一生的最爱
就是一个针线簸箩筐
那是一个百宝箱
放着一沓鞋样 剪子 顶针
针头线脑把日子
缝补得密不透风

一方灶台是她的舞台
锅碗瓢盆为她弹奏乐曲
一日三餐演着同样的戏
从未见过母亲发过脾气

柴草的火焰熏黑了她的容颜
一缕缕炊烟拉长了她的褶皱
我从未见过母亲年轻的笑脸

母亲的日子,泡在地头
常常被一大片庄稼围困
镰刀和锄头是她一生的伙伴
她用一生的时间
终于摆脱了镰刀和锄头的纠缠

丝路吟

□李伟锋

灯下
蚕房蚕床 春蚕上山吐丝
母亲飞针走线
脸的皱纹像一根根针
手中的线像她头上的发丝
她在缝衣
一针一线
是她心中吐出的丝

灯下写字 蜡炬成灰
我把灯光 星星写了进去
把三春晖写了进去
我用心中的丝
在屏幕上织出光织出暖
映着母亲的笑意

